



我的名字
MY NAME
IS ALSO
Freedom 是自由

何曉鳳 口述 梅樂蒂·福克斯 著 潘小路 譯

方樹出版社聲明

你即將閱讀的故事是根據何曉鳳（Ho Hsiao-feng），又名「何夏蕾」（Shari Ho），真實人生的際遇寫成的。本書描述她就記憶所及的故事，她出生為台灣排灣族的孩子，在年幼時被賣為奴，在台灣和美國在囚禁者手中受虐，以及她在美國逃離後的生活。

為保護事件相關當事人的隱私，書中人名已作更動。寫這個故事絕不是為了指責那些參與販賣或錯待夏蕾的人，也不是為了讓她或其他人從這些事件中獲利，而是為了揭示人口販運受害者的苦境，和至今仍然存在的人口販運罪行。這個故事旨在鼓勵那些察覺到疑似人口販運的人揭發這種罪行，並教導此類罪行的受害者寬恕和醫治，也為所有人帶來醫治。

各方推薦

本書深入人心和人性，將執法人員與受保護者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。

——美國國土安全調查局

（Homeland Security Investigations）特工

夏蕾的故事令人心碎，卻又扣人心弦。梅樂蒂·福克斯（Melodie Fox）重述她的經歷，以坦率的同情為夏蕾發聲，陳述可怕現實的同時，也展現出她不可否認的韌性。夏蕾在無情而精於算計的老婦人手下為奴的生活，並不足以摧毀她的心靈和對神的信仰。在淚水中，我感受到了希望。正如同我對那些在夏蕾的絕望經歷中本應幫助她的人感到失望，我也因著那些最終介入並致力於使她得自由的人得到鼓舞。梅樂蒂·福克斯傳達出夏蕾內心的聲音，讓你感覺自己彷彿就在她的身邊，從受困、憤怒、充滿希望，到重獲自由。

對於任何想要更多了解現代奴役的現實狀況的人來說，
這本書是必讀之作。

——布琳達·威爾斯（Brenda Wells）

反人口販運組織i-5 Freedom Network 創辦人

我喜愛這本書，它展現了夏蕾對人的同情和她極強的正
義感。她發出了重要的聲音，我很高興看到她成為夏蕾。

——艾咪·亨利（Amy Henry）

曾任救世軍（The Salvation Army）

專案經理及反人口販運主任

目錄

序	11
前言	15
引言	17

第一部

第 1 章	媒體狂熱	23
第 2 章	卑微的出身	35
第 3 章	家鄉的回憶	45
第 4 章	帶我走吧！	61
第 5 章	我的新「家庭」	69
第 6 章	日常慣例	87
第 7 章	教會	103
第 8 章	聖誕節	109
第 9 章	一通電話	119

第二部

第 10 章 巨變	127
第 11 章 美國	133
第 12 章 茱蒂	151
第 13 章 逃跑	165
第 14 章 不再是莎倫	183
第 15 章 德瑞克	213
第 16 章 面對過去	225

第三部

第 17 章 倖存者團體	249
第 18 章 找到家人	259
第 19 章 找到愛情	283
第 20 章 仍然	293
第 21 章 回家	295
致謝	307

1

媒體狂熱

「曉鳳，曉鳳……這裡……看這裡！」呼喊我名字的聲音從各方而來，只是偶爾會被各處攝影機所發出的閃光給暫時減弱了。我禮貌地揮手微笑，儘管我什麼也看不到，當然也看不到從四面八方呼喚我的人們的臉孔。閃光燈太刺眼。我扶著欄桿，小心翼翼地開始下樓，一路摸索著。當我們抵達台灣的桃園國際機場時，起碼有四、五十名記者在等著我們。我戴的羊毛針織帽和深色太陽眼鏡，幾乎沒幫我保留什麼隱私，因為我現在無論走到哪裡，都會受到排山倒海的關注。但它們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擋住了洶湧的人潮，他們爭相一睹這個女人，她的容貌幾個月以來一直出現在新聞上。

「一名台灣女子被迫在美國淪為家庭僕役的消息……成為全國的頭條新聞；而不出所料，也

引起了當地媒體大篇幅的報導。」

——《英文中國郵報》，2011年11月29日

我最後會決心作出艱難的決定：回到台灣——我曾經在此被賣為奴隸的國家，是因為當時擔任台灣外交部長、台灣民主基金會副董事長的楊進添一片好意。我的故事在台灣已經成了轟動的新聞。當時我從來沒料想到：同意為 CNN 的「自由計畫」（Freedom Project）做一個有關人口販運的報導，會讓我在自己出生的國家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。報導播出後沒幾天，就有記者找上門來；而當報導傳到台灣時，整個國家似乎都為我著迷，沉浸在我遭遇的困境中。我就是台灣的潔西·杜加（譯註：Jaycee Dugard，潔西十一歲被綁架，當了十八年的「性奴」，之後著作《被偷走的人生》〔A Stolen Life: A Memoir〕，自由之丘出版）！雖然她受的痛苦超過了我被囚禁的二十年，但我的名聲還是傳遍了整個台灣。每天關於我的新聞報導都會出現在頭條新聞，那些自稱是我姊妹的人也在新聞中，她們熱淚盈眶，高舉著失散多年的姊妹照片。

這樣的騷動愈演愈烈，連台灣政府也加入這場狂熱，到了一個地步，願意提供協助讓我和家人團聚，甚至願意出錢做 DNA 檢測來確認——只要我想要與家人團聚，而我當時根本還不確定。當 CNN 的報導在 2011 年 11

月播出時，由於害怕回到那個對我來說只有最悲傷回憶的地方，我沒有辦法作出決定。我為什麼會想回去呢？打從七歲起，我就沒有和家人住在一起了。把我視為奴隸的老太太告訴我，我的家人不要我了；沒有人想要我。她說：「我為你付了一大筆錢給他們。沒有人想要你；也永遠不會有人想要你。你想回到他們身邊嗎？那就把我在你身上花的錢還給我！你已經被賣給我了。」不，我絕對不回去。這些念頭激起了我內心的糾結，我終其一生都在與此搏鬥：我對家人的愛；我想原諒他們、和他們團圓；我最希望能疼愛我的人卻背叛我，忽視我，這讓我糾結在痛苦中。我曾告訴CNN的記者們，我想見我的母親，告訴她：我有多麼愛她，多麼願意原諒她，但我能見她嗎？

母親病重的消息不知怎麼地傳到了我這裡。難道現在就是面對我過去的時候嗎？當楊外長和我談起我母親時，我感受得到他語氣中的真誠。CNN的報導令他動容，他在前往中美洲薩爾瓦多的途中，仁慈地刻意停留，只爲了和我會面。「如果你想回去看你母親，這是我可以安排的。我可以幫忙。」他向我保證。後來他告訴《英文中國郵報》：「我們必須謹慎地進行驗證。我們不希望對她的情感造成更大的傷害，所以我會盡最大的努力，我會請我在家鄉的同事……協助我確認那確實是她要找的家庭……她的故事深深感動了我們的百姓……現在我的政府部會將

盡最大的努力來幫她。」等事情安排妥當後，我對所有爭相慷慨提供協助的人感到讚歎……外交部、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、台灣原住民族委員會和中華航空公司，他們無私地迅速為我們辦理簽證和旅行證件，甚至支付了我們的機票和所有旅費——最後還請了保鏢來保護照應我們。

就在我們一行人前往機場時，媒體已經掀起了風暴。我們一路推擠著通過安檢，因為媒體早已經抵達，試圖搶先報導這一則新聞。我還有一些時間思考飛機降落後會發生的事。十四個半小時的跨海長途飛行，我希望至少能稍微睡一下，作好心理準備，好讓我們抵達台北的時候，能保持神志清醒。

「……一名台灣女子，去年11月在CNN「自由計畫」的被奴役人口報導中被確認身分，週二……返回台灣與家人團聚……」

——《聚焦台灣》（Focus Taiwan

〔中央社英文新聞網〕），2012年1月

我已經很久沒有回到台灣了。我以前曾經回來，那時候我還在服事「老太太」，她的女兒已經在美國住了一段時間。當然，老太太很少讓我離開她的視線，尤其是在我年紀比較大的時候。我當時陪著她，最後與她和她的女兒

一家回到美國定居，長時間伺候著老太太。我的思緒不斷回到過去那段可怕的時光。我不能放任思緒飄盪，於是在機上電影開始播放時，拿起耳機，調高音量，希望能淹沒那些有毒的畫面，不讓它們再次毒害我。我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，焦慮的浪潮一陣陣襲來。

「小姐，你想喝點什麼嗎？」空姐輕觸我的手臂，用中文柔聲問道。我趕緊把耳機拉下來擱在脖子上，茫然地望著她。她再次對我說話，這次用的是英語。“Something to drink?”（要喝點什麼嗎？）她慢慢地重覆。“Yes… thank you…”（是的……謝謝你……）我結結巴巴地說。這次的對話足以讓我及時重整思緒。恐慌逐漸消失，我的呼吸恢復了更深沉、更鎮靜的節奏，不再像之前那樣短促。我喝了一口冰涼的飲料，重新戴上耳機。我告訴自己不要想得太遠。我很高興有電影能佔據我的心思；電影結束後，我又讓自己忙著聽朋友們聊天。我甚至還睡了幾個小時。

我們的飛機發出低吟鳴聲，預示著它即將飛抵台北，我因此醒了過來。我還有時間稍微梳理一下，讓自己回過神來。機長宣布要準備著陸了，我繫好安全帶。我對自己說：「要開始了……」飛機震動著，隆隆作響，發出嘶嘶聲就著陸了。著陸似乎是令人感到不舒服的事，受制於陸地和地心引力，不再自由。我同樣感到沉重，再次

回到了現實。但我知道，這是我第一個勝利的記號：我回到了台灣；我越過了回家的第一道門檻。

經過了長途飛行，才從美國飛往我闊別多年的故鄉。當我們小心翼翼地下飛機時，我感到有些不安，一部分是因為受關注而感到緊張；一部分則是因為我不確定自己再次見到家人時會有什麼感受。大家都知道我發生了什麼事，以及我為何要回來。我把圍巾圍在脖子上，把大衣披在手臂上。我知道一月是台灣較冷的月分之一，雖然全年的天氣幾乎都很溫和。但我還是一樣覺得冷。機艙門在低鳴中緩緩打開，乘客們開始湧出。我的胃在翻騰，全身的肌肉都繃緊。我收拾好隨身物品，向機艙門口走去。我和我的隨行人員一個接著一個地走出飛機。太陽已經西沉，但我還不確定自己想摘下太陽眼鏡。我把太陽眼鏡往上拉向額頭，望向夜幕。我到了。我回家了。我自由了。我感到害怕。我在旅途中並不是一個人；有六個我終於能信任的朋友和我在一起。我感覺到瑪麗安娜修女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，彷彿在說：「你能做到的。」我朝她的方向點點頭，深深呼吸著故鄉芬芳的空氣，有目的地邁出了痊癒的第一步。

「回到台灣感覺如何？在美國生活是什麼樣子的？你什麼時候能見到母親？你對發生在你身上的一切感到憤怒嗎？」這些問題就像從四面八方急速發射來的子彈，一個

接一個地向我轟炸過來。我一步一步地走向這些聲音，也一步一步更靠近地面對我的過去。在到處都是媒體和記者的情況下，問題仍在持續，即使我連一句正面回應的話也沒有說；他們有的用英文，有的用中文，但都滔滔不絕。他們持續大聲發問，許多人現在用的是我的中文名字。我心中升起一絲恐慌。「曉鳳，曉鳳，你有什麼話要說？你什麼時候能見到你的母親？……告訴我……」「曉鳳，曉鳳……這裡……看這裡！」那些聲音，呼喚著我這麼多年都未曾聽見的名字。他們怎麼都知道我是誰？我自稱伊莎貝爾（Isabel），這是在CNN報導中為掩蓋身分而使用的名字，而我的真名卻在整個機場廣播，好像我是一個明星似的。這一刻，我感覺很不真實。「他們怎麼都知道我的真名？」我用氣音低聲說。

「一名被迫淪為家庭僕役的台灣女子……CNN報導了伊莎貝爾的悲劇……現在幾乎可以確定她是來自台東的何曉鳳……」

——《線上英文中國郵報》，2012年1月

我的律師堅持要陪我一起去。當我的案件進入法庭時，他是眾多無償為我而戰的人之一，在法律要我盡量保持沉默的情況下支持我。當然，還有瑪麗安娜修女。多年

前，我曾經要瑪麗安娜修女答應我：如果我回到台灣，她要和我一起去。瑪麗安娜修女是一名義工，她在看了有關一名年輕的中國人口販運受害者的感人影片後，加入人口販運防治小組（Human Trafficking Task Force）。她知道自己必須做點什麼來幫助他人。她曾參與聖約瑟修女會（Sisters of Saint Joseph）的工作，在那裡認識了我的一位個案經理。我的英語水平很低，所以同時精通中英語的瑪麗安娜修女對於我，和對新成立的防治小組來說都是天賜的禮物。

我還記得，當我說起有一天我要去找媽媽時，她笑著說：「你要怎麼在一個這麼久都沒有生活過、之前也不被允許自己旅行的國家找到你媽媽呢？中文用寫的相同，但用說的卻不同，一個中文字還可以有許多種不同的發音呢！你打算怎麼做？難道你要從一個地方走到另一個地方，對每個人說：『你是我媽媽嗎？你是我媽媽嗎？』就像兒童故事裡的小小鳥那樣嗎？」瑪麗安娜修女對我說話的方式嚴厲卻充滿愛意。和她在一起讓我感到很安全，我內心深處明白：她擁有我可以信賴的內在力量、在她那裡沒有偽裝和謊言。她最後作出承諾：「我會去的。如果你決定回到台灣找你母親，我會和你同行。」她說到做到。

瑪麗安娜修女來自香港，因著宗教呼召，她曾經周遊

世界，在加拿大和美國生活過。我非常倚賴她的智慧和語言能力。當我們一行人緩緩前行時，我感覺到她的手伸向我的肩膀，默默地讓我再次感受到她的同在。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然後用力吐了出來。我感覺自己用慢動作在跑馬拉松。我周圍的人肯定能聽到我「撲通、撲通、撲通」的心跳聲。他們推著、擠著，手抓著我的衣服，使我幾乎無法在人群中移動。我的手伸向了德瑞克（Derrick）的手，他是我長年的資助者，也在我的尋根之旅陪伴我。

我認識德瑞克時還不太會說英語，但不知為什麼，和他在一起很有安全感。他是一個大玩具熊——沉默寡言，不具威脅性、不會反抗。當我的手指伸向他的手指時，他被拉回我們這一行人的後面，被巨大的人流給吸了進去。至少德瑞克還在我後頭，還在那裡。我們之間的關係似乎經常是這樣，德瑞克總是跟在我後面幾步，但卻沒有真正地「護住我」。我希望這次旅行能讓事情有所改變。

我們繼續向海關走去，穿過電動步道，經過忙碌的旅客。他們推拉著行李，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跟著我們的記者一刻也不停地持續追問，而我則保持微笑。我用眼角的餘光望見，我的個案經理艾咪（Amy）用雙臂擋住了試圖闖入我們團隊、過分熱情的媒體。艾咪是我第一個真正信任的人。她是我的第一位個案經理，我在逃離囚禁的三天之後就認識她了。她真是我力量的源泉；當我逃離了

可怕的過去，進入了一個嚴酷的新世界時，她是這兩者之間的緩衝。如果沒有她，我真不知該怎麼辦。在這次旅行中，她仁慈地幫助我、支持我。在我的自由之旅開始的時候，她就在我身邊，如今也在這裡，她是人口販運防治小組另一位美妙的天使。艾咪教我關於美國貨幣、購物和作預算的知識。她努力為我提供在美國工作所需的文件、住處、津貼，讓我的生活步入正軌。我們在一起一年多，我學會了信任她，而艾咪則在繁重的工作之餘，擠出時間成為我第一個真正的家人。

思緒如洪水般湧入我的腦海。我很高興這股洪流擋住了那些仍在吶喊、要吸引我注意的聲音。那個人——曉鳳，原來屬於另一個時間、一個失落的世界，突然間和這現實世界的許多人相遇——機警的陌生人、個案工作者和朋友。「夏蕾，」其中一個保鏢輕聲地說，他讓別人的聲音不要靠得太近，「待在我們中間，我們會帶你安全抵達飯店。」隨後，原住民族委員會主任委員孫大川和外交部的一些官員來歡迎我們，他們讓我們快速通關入境。我沒有回答記者的任何問題，只是用英語向他們點頭說了聲「謝謝」。

在我們頑強的隨行團隊和兩名維安人員的包圍下，我們終於穿過了人群（我那不到五英尺的嬌小身軀，除了專門保護我的守護天使的頭和肩膀外，什麼也看不見），進

入機場外清新潮濕的台北空氣中，走向耐心等待我們的箱型車。我們走出來之後，我停下腳步，深吸了一口氣。我感覺到潮濕的空氣迎面而來，聽到淅瀝瀝的小雨打在我上頭的遮雨棚上。

由於周圍的相機，夜晚的天空被照亮得如同白晝。我很高興這次旅行我並不孤單。大型箱型車就停在路邊，司機跳下車，打開車門，專業地把我們的行李裝進車裡。我鑽入車內，發出如釋重負、興奮的歎息。我們的第一關（眾多關卡中的一個）已經完成了。我在這裡。我回到台灣了。

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（CNN）11月報導的奴役事件主角何曉鳳已經從美國返回台灣……與家人團聚。

何曉鳳被證實是來自台灣的台東排灣族原住民，她在朋友、律師和美國社工的陪同下抵達台灣。」

——《今日台灣》（Taiwan Today），2012年1月19日

在離開台灣將近十五年、與家人分離了三十多年之後，我回「家」了。我過去離開，被謊言蒙在鼓裡，被帶離我所熟悉的一切，再也無法與家人或家鄉取得聯繫。無

人知曉、無人關心、無足輕重；而如今……在我原本生長的台灣，每個人、每家電視台都在呼喚我的名字。我成了媒體追逐的焦點。每一家電台、報社和電視台都在爭相報導我的新聞……

「伊莎貝爾受虐的故事在台灣引發了一場媒體風暴……『這種人道的扭曲景況現在是不會發生的。我可以向你們保證，台灣人民現在的人權意識強多了……今天的台灣已經不同了。』台灣外交部長楊進添說。CNN的馬丁·薩維奇（Martin Savidge）表示：『因為台灣總統自己也想促成這次團聚……這個故事在台灣造成了轟動。』」

——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，2011年11月

曾經，我渴望有人——任何人——能傾聽我的聲音，並拯救我；現在，整個國家都爭相聆聽我的心聲，一睹我的面貌，拍下這個女孩的照片，她年僅七歲就被賣為現代奴隸……

MY NAME
IS ALSO
freedom
SHARI HO
WITH MELODIE FOX

讓桎梏的生命重獲自由

何曉鳳出生在台灣的排灣族家庭，自幼即因為家境貧困而被賣，在養母的家庭被視為奴隸，飽受虐待。她隨同養母移居美國後，因不堪虐待而逃離養母的家庭，接受美國人權組織的保護。2011年，由於美國CNN新聞網報導何曉鳳受虐的故事，引起台灣媒體廣大的關注，而何曉鳳也在台灣的外交部協助下和原生家庭團聚。

何曉鳳的故事只是冰山的一角，販賣人口、虐待兒童、弱勢者遭受剝削的情況在世界各地仍然屢見不鮮，還有更多的故事被隱藏在社會的黑暗角落。本書使我們聽到受虐者的聲音，也期盼使社會大眾更多關懷弱勢者的處境，並進而消弭更多不公義的行為。

何曉鳳在長期受虐的處境下原來身心受創，但因著基督的愛而經歷了饒恕與心靈醫治，生命最終得以重建，並綻放光彩。期盼本書也幫助讀者在基督裡經歷饒恕與醫治，讓桎梏的生命重獲自由。

梅樂蒂·福克斯 Melodie Fox

方樹出版社 (Square Tree Publishing) 的作者和編輯，同時也在一間地方學院擔任教職，並統籌非營利教育組織的專案。她喜愛在教學工作上發揮創意天分，為教育工作者帶來啟發，也喜愛音樂、貓和台灣小吃。



www.squaretreepublishing.com
info@squaretreepublishing.com

Facebook & Instagram
[@squaretreepublishing](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squaretreepublishing)